

# 沉醉在菜花的汪洋大海

这菜花,是那样的平凡,那样的朴实,在肥沃的土地上能茁壮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照样能倔强地挺立;特别可贵的是,她们总是抱成团,合成伙,漫山遍野,成群结队,气壮山河;是她们用辉煌的色彩打扮出农村明媚的春天;到了秋天,又是她们让千家万户的餐桌飘出扑鼻的油香。不管在任何艰苦的环境里,都始终如一,默默地奉献,这就是菜花的品性。这品性,不就是中国农民最真实的写照么?

□袁养和

## (一)

大概是生长在苏南农村的缘故吧,我从小对菜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愫。

那是上世纪50年代,一到春天,锦绣江南便是一派“千里莺啼绿映红”的繁茂景象。在我的家乡,田野里、村头上,乃至房前屋后,到处都种满了油菜花。走出家门,满眼都是金灿灿迎风招展的花枝。在葱绿的麦苗间,那金黄闪亮的油菜花丛,是孩子们最迷恋的去处。我忘不了与小伙伴们在菜花丛中嬉戏追逐的情景:我们唱啊、跳啊、叫啊,在花间撒欢、打滚,快活得像疯了。有一回捉迷藏,我躲在菜花深处,只听得布谷鸟在远处一声一声啼叫,蜜蜂在身边嗡嗡嗡嗡哼唱,那油菜花的芬芳被春日的阳光一烘,蓬蓬勃勃地蒸发出来了,一时间,我恍惚迷离,浑身酥软,竟不知不觉在油菜地里睡着了,及至被小伙伴们发现、唤醒,我的头发上、脸颊上、衣服上,全沾满了黄澄澄的花粉……

啊,多么难忘的金色的菜花,多么难忘的金色童年!然而,随着工业文明和农村城市化的大步向前,苏南的农田在年年缩减,油菜也越种越少。春天回到老家,我也看不到儿时那葳蕤兴旺的油菜花了,它们只是东一簇、西一堆零星地开着,早已失去了昔日的神采和气氛。

1994年春天,作为新华社江苏分社的记者,我陪同刚离休的新华社社长穆青到苏南采访。这位因写焦裕禄而名震全国的老社长,一到南京,就坦率地对我说,他此番苏南之行,除了采写一篇反映苏南农村改革的通讯以外,还要拍一套像样的菜花照片。

我对摄影并不内行,但是我对老社长的摄影技术满怀信心。我想,尽管苏南的菜花已大不如从前,但是以苏南之大,要找一些理想的镜头还不至于太难。

不久,我就被老社长那一腔炽烈的情深深感染了。汽车在苏南的原野上奔驰,穆青久久地凝望着窗外,深邃的眼睛里常常闪出孩子般欣喜和热烈的光芒。“快,停下!”他时不时会高喊一声,不等车子停稳,便抓起照相机,急不可待地打开了车门。他一阵风似的朝前闯,目光灼灼地望着远处的菜花,精神抖擞,健步如飞,以至于陪同的人全被他远远地抛在后面。然而,几天过去了,照片拍了不少,却没有一张使他满意。

“这次来苏南,我就怕拍不到

一张像样的照片,闹个‘全军覆没’!”穆青忧心忡忡地说。

我的心也不由得沉重起来。

一个雨天的午后,汽车经过一个幽深的峡谷,峡谷里盛开的菜花在雨水中分外精神。汽车在这儿停下了。“走,咱们到山坡上去看看!”还没等大伙从车上下来,穆青已一头冲进风雨中。土岗上,茂密的青草被雨打得水淋淋的,又软又滑,穆青踩着青草,探着身子,一摇一摆地朝前迈。斜风细雨打在他的身上、脸上,打湿了他的风衣,他却全然不顾!不一会爬到了坡顶,他举起了相机,屏息凝神,把一腔热情全倾注在镜头上。在他眼前,成片的菜花从坡上蔓延开去,一直铺到几十米外的峡谷之中,汇成一条金色的河流。

望着这难得的美景,穆青连连叫好。从山坡上下来,他的裤管上、鞋子上全沾满了湿漉漉的泥巴。

然而,这张照片虽美,毕竟缺乏气势。经过二十多天的跋涉,在离开苏南之前,我问穆青有没有拍到像样的菜花照片。穆青望着我,摇了摇头,深深地叹了口气,苦笑了一下。

临别之际,我多么想知道,穆青对菜花何以会如此痴迷。待要问他,可话到嘴边忽又咽住了。照片不尽如人意,他的心情不佳,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 (二)

今年春天,新华社江苏分社给本单位离退休老干部安排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旅游节目:清明节后,到泰州、兴化一带去看菜花。这节目实在令我太神往了。出发之前,我兴奋得差一点睡不着觉。但细细一想,我又不得不冷静地规劝自己,千万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据清明节回乡祭祖的一些人回来反映,当前不少农村的青壮年劳力都进城打工去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愈来愈淡薄,一些原本肥沃的农田荒芜了,有的竟至于长满了野草!此番出行,能看到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气势恢宏的菜花吗?

我们在4月10日上午启程了。我断乎没有想到,旅游车才过了长江,一片又一片锦绣的田野便展现在眼前了;愈往北行,春色愈浓,那葱茏的原野,也愈像我童年时代的苏南农村。在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田野上,大片大片油菜花扑面而来,在春日的艳阳下闪烁着耀眼的金光。眼下正是菜花怒放的季节,放眼望去,田间菜花之茂密、之丰润,着实令人惊叹!如果把一碧万顷的麦田比作碧沉沉的大海,那么,这大片大片菜花就是碧海上的金色浪涛,在奔腾、涌流、漫溢,激扬飞溅。随着镜头的转换,一幅幅绚丽夺目的天然油画在眼前映现:在低平的洼田里,层层叠叠的菜花涌动着遍地碎金;在高亢的坡地上,密密匝匝的菜花倾泻着金色的飞瀑;清清的水渠,让菜花镶上了



1994年春天,作者与刚离休的新华社社长穆青(右)在苏南



2012年,作者与妻子在“千岛菜花景区”的合影

金色的花边;新绿的丛林,让菜花铺上了金色的地毯;明媚的池塘,被四围的菜花照亮了;宽阔的河道,被两岸的菜花染黄了;农家的新楼,被丰盛的菜花包围了;村边的牛羊,被汹涌的菜花淹没了。菜花,无穷无尽的菜花,汇成了一条金色的洪流,一往无前,所向披靡,涌进了原野每一个角落,占领了田间每一寸土地……

满眼的菜花,点燃了我一腔激情,我的心仿佛飞出了胸膛,在辽阔的苏北平原上翱翔。我终于见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菜花了,这不就是我儿童时代熟悉的苏南景象吗?然而如今,它们却出现在苏北的大地上去了。这使我油然想起了白乐天绝句《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这次苏北之行的一个序幕,更精彩的高潮还在后头!进入了里下河有名的水乡兴化以后,油菜花便格外兴旺了。那连绵不断的菜花田,犹如画家笔下的超长画卷,紧紧地抓住了行人的眼球。来到我们最终的目的地“千岛菜花景区”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被震撼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再也不是奔腾在碧海上的金色浪涛,而是一片完全由菜花汇成的金色的海洋!其壮丽的图景、磅礴的气势,简直叫人目瞪口呆!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们的老同事、专为毛主席照相的摄影记者吕厚民下放兴

化县时,曾在这儿因拍摄菜花而荣获了大奖。在他的题为《垛田春色》的照片上,那菜花虽然神采焕发,但规模要比现在小多了。

怀着极大的兴趣,我们登上了旅游船,徜徉在号称有“千岛”的水上。在船上,我们终于看清了,这“千岛”原来是被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河沟分割成的成百上千块突出水面的高地,俗称“垛田”,农民摇着小船进来,就在这垛田里种上油菜。此刻,一条条由农民手摇双桨的小船,载着游客,穿梭般行驶在垛田之间的河浜里。春风满面的农民,抑制不住满腔的自豪,向来自城市的游客展览他们创造的杰作,展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在大地上画出的最美丽的图画。这图画确实太美了,那一畦畦油菜花倒映在清凌凌的河水里,连绵不断,形成一条条流光溢彩的金色飘带;风起时,吹皱了满河春水,那飘带就在碧波上摇曳,跳跃,幻成一片闪烁的金鳞。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的游船靠上了菜花深处的一个码头,那儿有一个三层高的观景楼。登上楼台,一片油菜花的汪洋大海便赫然展现在眼前了。嗨,这是怎样波澜壮阔的奇观啊,原来被河沟

分割成的千百个小岛,现在在我们眼前集结起来,连成一片,那浩浩荡荡的菜花推波涌浪,奔腾澎湃,一直蔓延到极目无际的天边。风起云涌,激浪如沸,这浩瀚的花海便愈显得壮观,那声势,恰如钱塘江潮,滚滚滔滔,呼啸而来,惊心动魄;又如千军万马,高擎黄幡,腾跃欢呼,豪气冲天。值此情景,我不由得想起了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两句话:“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下了观景台,我迫不及待地奔向菜花田。啊,身入菜花丛中,那怒放的菜花犹如千千万万金色的蝴蝶在翩跹聚会,那奇异的神采、逼人的丰韵、夺人魂魄的风姿,美得我一时间睁不开眼、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来!有道是,大象无形,大音无声,大美无言,面对这菜花,我顿时感到修辞的贫乏。在别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菜花这样鲜润、这样明丽、这样辉煌的色彩。这色彩,水灵灵、亮闪闪,流动着袅袅的光波,洋溢着脉脉的金辉,璀璨得叫人心醉!比之黄金,黄金哪有这般神采!比之琉璃,琉璃哪有这般明媚!闪光的丝绸,在这儿也不免黯然失色!啊,这无与伦比的辉煌,激荡着青春的韵律,蕴蓄着多么丰沛的生命力!

## (三)

流连在菜花的海洋里,我心潮激荡,如醉如痴。

这些年来,为了寻觅最美丽的田园风光,找回童年时代瑰丽的梦,我在国内外跑了不少地方。在巴黎郊外,那大片大片绣花般精耕细作的农田将我迷住了,我在奔驰的列车上不停地拍摄录像,嘴里忍不住发出呵呵的惊叹。在瑞士山区,那凝碧如丝的芳草,如同硕大无比的天鹅绒地毯,铺天盖地,无穷无尽,美得叫我久久回不过神来。在威尼斯农村,那万亩葡萄园中一排排齐刷刷的葡萄架,犹如深海中绿色波涛,无边无际,让我叹为观止。在新西兰,那绵延不断的青山下,一片又一片绿草如茵、碧波似镜的牧场,连同白云般飘悠的羊群,把我带进了人间仙境。相比之下,我为我家乡的农村失去了先前的美丽感到深深的遗憾。

然而现在,我终于找到我心中最美的农村风光了,它与我童年时代的家乡何其相似!这美丽的田园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她的非凡的美丽是我们的农民用自己的双手画出来的。我想,要是穆青还在的话,他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赶来,用他的饱经风霜的照相机,拍下这无比辉煌的花海,展示中国农村最壮观的美!穆青是如此酷爱菜花,痴迷菜花,所以然者何?十几年之前,我不好意思问他;时至今日,我终于幡然悟悟,明白他的心意了。穆青一生热爱农村,热爱农民,他的如椽大笔写出了多少可爱、可歌可泣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啊!而这菜花,是那样的平凡,那样的朴实,在肥沃的土地上能茁壮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照样能倔强地挺立;特别可贵的是,她们总是抱成团,合成伙,漫山遍野,成群结队,气壮山河;是她们用辉煌的色彩打扮出农村明媚的春天;到了秋天,又是她们让千家万户的餐桌飘出扑鼻的油香。不管在任何艰苦的环境里,都始终如一,默默地奉献,这就是菜花的品性。这品性,不就是中国农民最真实的写照么?

望着这菜花汇成的海洋,想到生养我们、为我们默默奉献的亿万农民,我的眼眶里不禁噙满了热泪……

我想,倘若穆青泉下有知,他一定会赞同我的想法的!

2012年4月18日  
写于金陵春秋香

